

閒逸齋
卷一
莫凡人

道心寒木香

一、孤客最先聞

「咻——碰！」

「射中了！射中了啦！」戴著宮錦幘頭的少年歡聲大叫，跑進密林中，從垂垂老矣的枯樹間硬擠過去，彎腰抓住草綠裡的白羽箭，用力一扯，把仍不斷掙扎的大雁整個拎了起來。

「射中了……嗎？」身著青色獵裝的年輕人喃喃道，茫然將弓掛回鞍邊，躍下了馬。同時少年已捧著大雁，快步走來，笑道：「小王爺果真箭術超凡哪！若我們還在宮裡，光這一箭，就能讓皇上封你個鎮邊大將軍哩！」

年輕人苦笑一下，眼中泛起深刻的憂愁，道：「小王爺？國家都快亡了，哪還有什麼小王爺？」抱起少年獻上的雁兒，注視著牠因疼痛而微微顫抖的翅膀和無辜的眼神，不禁長嘆口氣，從懷中掏出刀傷藥，徐徐道：「放了牠吧！」

「放了牠？可是小王——公子，這麼大的雁，可是打獵時難得一見的啊！」

年輕人已幫大雁拔去箭頭並止血敷藥，動作敏捷俐落，宛如久經風浪的江湖人一般。雁兒起初還在掙扎，到後來發覺年輕人並非要傷害牠，便順從地垂下翅羽，讓他上藥。「好好地飛吧……去追尋我無法擁有的自由！」他喃喃低語著，放開了手。那隻雁試著撲動幾下翅膀，旋即振翼而起，飛往林外無限開闊的天空，最後一抹夕陽將牠身影映耀得格外燦爛輝煌。

年輕人凝望逐漸遠去的雁兒，少年則呆呆望著年輕人，喉頭驀一陣哽咽，幾乎要掉下淚來。七年了，已經七年了！七年來，楊家人就像牢籠中的彩鳳，只能日復一日，等待那紙奪他們性命的詔書，飄落在幾可預見的血泊間……

一陣腳步聲切斷了少年的回憶。他轉身望去，一襲灰衣的路總管不急不徐地來到年輕人面前，平靜的道：「王妃請公子回府用膳。」

年輕人微微一笑，頓時一掃方才的憂鬱神情。笑道：「也該是時候向娘請安了。路大叔，我們不妨共乘這匹馬。小程兄弟，你也上來吧！」



衣妝素雅的李正鈺倚著王府大門，晚風輕拂她微泛柔灰的髮絲；然而，當她望見白馬載著她深愛的人越馳越近，眼角的魚尾紋便似於欣慰中消失了。十丈外，一道人影已從馬背上躍下，朝她直奔過來，叫道：「娘！」

李正鈺將兒子一把抱在懷裡，輕撫著他梳理整齊的頭髮。柔聲道：「果兒！我的好孩子，來用晚膳吧！有獵到什麼嗎？」

楊果笑道：「一隻大雁，但孩兒把牠放了。」母子倆舉步踏上台階，身後的小程已將馬牽往一旁。

「放了也好。」李正鈺輕嘆道，走進燈火通明的大廳，幾個和小程裝束相仿的人立即上前，恭敬地替楊果脫下獵裝，換上潔白輕軟的外衣。他容貌不算出眾，然於燈華流轉及白衣襯托下，倒也別有一番風采。

「沒必要多殺生……吃些素菜香果，清清淡淡的，也就行了。」

大廳中央安放著老舊的方桌。一名短鬚微鬍，頭戴銅冠的中年男子獨坐桌畔沉思，望見兩人，眼中的機警精明立時化作溫柔與愛惜，起身笑道：「果兒又去打獵了？沒忘了溫習師父教的武功吧？」

楊果來到他身旁，正容道：「如何能忘？孩兒寅時即起練輕功，辰時練劍，未時練拳掌暗器及各種應變之術，夜裡則靜坐吐納，七年來都是如此。打獵不過是興來而至的消遣罷了！」

李正鈺微噀地瞥中年男子一眼，道：「貴之！」

楊貴之哈哈大笑，拍了拍兒子的肩。搖頭笑道：「瞧你認真的，為父不過是隨口問問而已！雲心上菜吧！」



夜如長風颳遍大地，窗外一片冷冷的黑；重重烏雲彷彿夜神麾下的狼犬，將本該出現的月光吞噬個乾淨。然而，王府內卻一派溫馨，笑語宛若酒香般不斷飄送開來。

「你能受教於一代劍術大家，也是緣分。」楊貴之舀了最後一勺竹筴燉豆腐後，對愛兒笑道：「要知道，簡逢秋昔年名頭何等響亮，若非自感『鋒銳易折，盛名爲累』，亦不會剛屈而立便退隱江湖，漫遊天下，方漫遊到宮裡來，拜訪我這個老朋友。果兒，你該沒忘了初見你師父時的景況吧？」

楊果點頭道：「記得。孩兒五歲那年，一日午后，跟雲珂表妹在御花園水池邊玩，您和師父就沿著迴廊走了過來……」眼中不禁流露出對往昔美好的回憶，回憶簡逢秋和他視線初次交會時，那一瞬的光耀奪

楊果一愣，側頭望向窗外天色，猶豫的道：「可是……今晚可沒有月光……」待瞥見爹娘全笑了出來，臉不自覺比甜柿還紅上幾分，暗責自己可真幼稚，都二十歲了，還把傳說信以為真，忙匆匆離廳取酒去了。



「好了，快到最後一批啦！」雲心笑道，將七八個猶帶菜渣的碗盤往木桶中一放，輕拍半跪桶邊的小程肩膀。「剩下的杯呀筷的，等會兒就交給我好哩！」

「謝天謝地……」小程將好不容易洗淨的調味碟放到一旁，往腰間毛巾隨便抹抹，才拭去淌落滿額的汗水，一邊打著呵欠道，一邊伸手到桶裡拿盤子，卻被一隻柔軟的小手握住。他訝然抬起頭，見著雲心那寶石般閃亮的眸子朝他眨了眨，微笑道：「都過西時了，其他人早各自開飯去哩！誰像你這般好心，在膳房裡洗個沒完。休息一下吧！我來做就好了。」

小程望著她淡紫色的衣裙輕輕拂著自己耳際，心深處不禁一陣暖和。脫口而出道：「雲心，你人真好。但洗碗可是會弄髒衣裳的，我還是——」突然，他發覺雲心雙眼瞪得大大的，宛如吊死般僵硬驚恐——下一瞬，半截刀尖已從她胸口透了出來。

鮮血飛濺，雲心往旁倒下，小程幾乎忍不住放聲大叫——一個高大悍冷的黑衣蒙面人就站在他眼前，正緩緩把刀從雲心身上拔出來，接著朝他一劈！

彷彿有數十面鏡子從四面八方同時照著他眼睛，炫亮的刀光讓他什麼都看不清，暴風般掃來的刀氣更讓他在被劈中前，就已窒息——

「碰！」小程身軀重重倒下，就倒在雲心身旁；雲心眼中那寶石般的光芒，才完全黯淡下來。



「簡逢秋啊……」楊貴之端起空酒杯，搖搖晃晃站起來，揮袖婉拒了愛妻的攙扶，面對燈華燦亮而空盪盪的牆壁，喃喃道：「男子漢生於當世，就該像簡逢秋那樣，照——照自己的意願而活著，怎能——」
——終日被困在這種地方！」忽然回首，朝始終默立桌畔的路總管一笑，拍拍他厚實的肩膀，嘆道：「路兄弟，你也跟了我二十來年，最後卻……卻害你和我們一起落到這般下場，我楊濛實在對不住你……對不住你……」

李正鈺忙起身道：「路大哥，貴之他喝多了，請你毋須介意。」王府中人均知楊貴之姓楊名濛，以字行於世，唯有心緒低落時，方會直呼己名。

路總管冷凝如岩的面孔破開一絲溫暖微笑，躬身道：「王爺王妃不必自責。能為王爺一家效命，我今生再無所——」突然神色一變，斷喝道：「誰在外面？給我出來！」

李正鈺一聲驚叫，險些將椅子撞翻。楊貴之則因喝了不少酒，比路總管略晚一線才感覺到外面有人；但學武之人的本能讓他立刻清醒大半，「噹！」地拋掉酒杯，厲聲道：「誰？」

一聲冷哼在門外黑暗中響起——雖低，卻尖銳得猶如足以割裂魚腹的海底礁岩。一名黑衣蒙面人同時現身大廳，整個人氣勢之鋒銳，就如手中那柄出了鞘的刀；雙眼透出冷冷的殺意，定在楊貴之臉上，彷彿梟鷹盯準了獵物。字字如錐的道：「楊、濛！」

這語聲楊貴之聽來頗為耳熟，可是酒醉加上慌亂，讓他一時什麼也記不起來。突聽路總管一聲厲叱，腰畔短劍瞬間拔出，飛躍直取黑衣人眉心！

黑衣人眼神不變，只微微揚起刀身——路總管頓感前方似有一道巨大的冰牆壓來，不禁大吃一驚，何曾想到自己練劍三十年，今夜竟甫一出招，便完全遭對手刀氣壓制。忙一翻身躍抵天井，足尖疾點屋樑，驟然改向，來到黑衣人斜上方，劍如飛泉凌空擊下！

黑衣人眼中終流露些許冷笑，往旁掠開數尺，趁路總管來不及變招的刹那，側面一刀重劈劍身！「鏗崩！」短劍崩開個缺口，路總管胸口則似遭大石狠狠砸中，整個人往後跌落。在意識模糊的一刻，他聽到自己急叫道：「王爺王妃快走！」

「走得了嗎？」黑衣人長笑未絕，輕鬆避開對手落地後拚死揮出的一劍，隨手一刀劃出——「碰磅！」路總管仿如溼布被般飛跌丈外，壓得張茶几四分五裂，眼耳鼻口爆開大片鮮血，當場氣絕。

「惡賊！」楊貴之一聲怒吼，迅退至兵器架邊拔出佩刀，還未揚起，黑衣人竟已電射而至！

「鏗鏗鏗鏗！」楊貴之在雙刀交擊的火花中反手揮刀，勉強將敵人迫開丈許，扶著兵器架的左手劇烈顫抖，一緊，趁回氣之際往脅下一摸，手立刻變成了血手。他不禁倒吸了口氣，視線投向致命大敵，忽然跌退兩步，雙目瞪大到似遭毒蛇猝咬了一口——黑衣人面罩適才已遭刀氣粉碎，有如片片電擊焦枯的黑葉飄落而下，露出深藏其後以濃眉、細眼和鷹鉤鼻勾畫成的陰鷲之臉。

「大……」渾身抖個不停的李正鈺舉袖拭額，卻發覺連汗都流不出來，顫聲道：「大內侍衛長……呂成？」

呂成薄如樹皮的脣扭出一抹詭異冷笑，語聲輕悄，彷彿在對死人說話：「你們既已知道是我，還想逃嗎？」